【凛冴】来吧，甜蜜的死亡 Komm, süßer Tod

\*人物死亡预警

\*三观极其不正，请不要学习！

Summary：来年春天，冰雪消融，人们会发现我们相互依偎着长眠于此。哥哥，你害怕吗？

1.

糸师凛最开始意识到哥哥不对劲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。

这天，俩人照常悠闲地共进晚餐后，打开电视观看足球比赛。即使已经退役了，兄弟俩依旧热衷于关注足坛最新的动向。一边观看比赛，一边回忆往昔共同征战绿茵场的岁月，可以算得上是他们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光。两位代表日本捧起过大力神杯的球员在观赛时的眼光相当毒辣。糸师冴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一中场，大局观远不是普通人能够企及的，凛则一向很爱听哥哥的犀利点评，并时不时附和上几句。

然而今天，凛在冴第三次叫错场上球员名字的时候，终于忍不住出声打断了哥哥。冴被凛打断后只是挑了下眉，敷衍着说自己老了，记性不行了。凛微笑着拱到哥哥的怀里，对哥哥撒娇道，哥哥谁都不需要记住，只需要记着我就够了。冴一脸嫌弃地往旁边躲，却被凛用力地固定在原地。他无奈地接受了这个年近四十还像小孩一样爱撒娇的弟弟，大力地揉搓着凛的脑袋：“你好烦啊，忘记谁也不会忘记你的，行了吧？”

不过凛没有料到的是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凛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，冴的记忆力以及行动力在不断衰退。他担忧哥哥的身体状况，提议了好几次要带哥哥去医院检查，都被冴敷衍了过去，他们甚至为此大吵一架。

在某一天晚上，当冴询问凛什么时候吃午饭时，凛愣怔了片刻，他感到自己起了一身的冷汗，手止不住地颤抖。他终是不顾哥哥的反对，强硬地拽着冴去了医院。

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然而，当看到诊断书上的“阿尔茨海默病”时，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任由眼泪打湿了整张面庞。他不忍心去接受那残酷的现实——他的哥哥正在遗忘一切，他会忘记自己曾经在赛场上的意气风发，他会忘记俩人之间的点点滴滴，直到某一天，连糸师凛这个人的存在也会被他遗忘。

凛无力地靠在医院走廊上，无声怒吼着，他怒斥命运的不公——他和哥哥还很年轻，他们才刚刚退役没多久，他们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，他们还没有白头偕老，度过相知相守的漫长一生。

诊疗室里的冴在看见弟弟顶着张哭红了的脸向自己走来时，心里泛起了一阵难以言喻的苦涩。凛在哥哥面前停下了格外沉重的脚步。他一声不吭，只是紧紧地抱住了冴。

冴感觉自己快要被勒得喘不上气了，他把下巴垫在凛的肩头，一下一下轻抚着凛的脊背：“怎么了？我病得很严重是吗？”

凛不知该如何回答，他用尽全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颤抖：“没事的，哥哥，我会，一直一直一直，陪在你身边的。”

冴从凛手里接过了诊断书，即使是这位一向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前世界第一中场，在看见诊断结果时，脸上仍不可避免地闪过不知所措的神情。他下意识去握凛的双手，凛立刻反握住哥哥，与他十指相扣。

冴的嘴唇轻微颤抖着，但他的理智告诉他，不能让凛看出自己的害怕，他反复念叨着“别怕”，似是在安抚弟弟，又像是在给自己打气，亦或这两者都有。他掰过凛的头，让弟弟的双眼直视自己，向凛许下了郑重的承诺：“我会好好配合治疗的，我……”

「我……不会留下你一个人的。」他终是没勇气说出这后半句话，只能用右手食指一遍一遍描摹过弟弟的眉眼，把那没有擦拭干净的泪痕抹去。

2.

在正式接受治疗后，冴的病情确实得到了控制，在药物影响下并没有继续恶化下去。凛趁着哥哥情况稳定下来了，带着冴去各个国家旅游散心。两个前足球运动员其实跑过不少国家，然而他们之前每到一个地方，基本都在忙着比赛，根本没有什么时间静下心来好好感受一座城市的魅力。

这次的旅途中，似乎是为了弥补遗憾，兄弟俩没有急着赶行程，只是去享受和最爱的人一起虚度时光的快乐：他们在巴黎漫步塞纳河畔，在威尼斯穿行于水路之上，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滑雪，在挪威共赏绚烂的极光......

整个旅程中，凛一直随身带着一台相机，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瞬间。冴大概能猜到凛拍照的用意，然而他心里很清楚，“回忆”这种东西于现在的他而言是一种奢侈品。他不确定凛拍下的照片，他日后究竟能回忆起多少。但他并没有向凛提出异议，他放任凛去记录下他们生活中的一点一滴：我不能再为他做什么了，就当给他留个念想也好。

凛原以为这样的平静生活还能持续一段时间，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，给稍稍看见希望的人当头一棒。前段时间如蜜月般的时光，也许只是上天最后的施舍。冴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，他越来越嗜睡，一天中清醒的时间屈指可数。他们不得不暂停旅行计划，回到了老家。

无数亲友在得知冴的病情后都来安慰过凛，阿尔茨海默病没有逆转的方法，现在的医疗手段只能起到延缓病程的作用，凛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。然而，凛不愿意放弃哪怕一丝一毫的希望。自从哥哥生病以后，凛整日整夜地读书，查资料，时而与病友家属交流。他当然清楚自己在面对哥哥的病情时是多么的无力。他经常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痛苦，但他知道自己还不能倒下。如果他倒下了，那他又怎么陪着哥哥一起去与病魔抗争呢？所以他总是在冴面前装出一副积极、乐观的样子，每天滔滔不绝地向哥哥汇报着，自己今天又听说了什么新疗法，然后询问哥哥的意向，想要为冴带去一线希望。

真正让凛感到绝望的是，哥哥忘记自己的那一刻。

窗外雪花纷飞，天色尚且朦胧，宁静中透着一丝祥和，这是一个理所当然适合赖床的美好时刻。然而，凛在听到闹钟响起的那刻，就迅速睁开了双眼。显然，他没有享受那宁静的权利，他得起床为哥哥准备一天的开始。

当他如往常一般在厨房里忙碌地准备早餐时，他隐约听到哥哥在呼唤着自己的名字。凛赶紧停下手头的工作，敲了敲冴的房门，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，实则带着邀功和撒娇的语气说道：“哥哥，我在给你准备早饭呢，你怎么老是打断我？快说吧，你找我什么事？”

冴端详了眼前的人半天，然后摇了摇头，笃定地说，你不是我弟弟，我要找凛。

凛听到这番话后感到浑身僵硬，仿佛被冰水浇灌。哥哥的话如同一把锐利的刀子，直刺在他心尖。虽然他早就给自己打过预防针了，但他没有料到这一刻会到来得如此之快，他更没有料到直面这一切的煎熬远比预想中来得猛烈。

他痛苦地俯在冴的床边，红着眼眶质问他：“糸师冴，你不是说忘记谁也不会忘记我的吗？”

而一旁的冴似是没听懂这句话一般，疑惑地瞥了他一眼，嘴里继续含糊不清地嘟囔着凛的名字。

凛紧盯着冴的双眼，带着哭腔，一遍一遍地重复道：“哥哥，我是凛啊，你的弟弟。”

凛试图用话语穿透冴心底的迷雾。然而，冴只是迷茫地望着他。

难以言喻的痛苦涌上心头，凛无助地将头埋在了哥哥的膝盖上，片刻后，发出了闷闷的声音：“糸师冴，你个大骗子！你说过无论我躲到哪里去，你都会找到我的……”

凛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小时候，小小的一只，抱着膝盖蹲在一片迷雾之中，等待着哥哥拨开迷雾，向自己伸出手，牵着自己回家。只不过，这片迷雾叫作糸师冴的记忆，谁都不确定，雾何时会消散。

糸师冴，我明明就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，就找不到我了呢？

3.

凛将哥哥哄睡着后，泡了杯盐昆布茶暖手。他捧着茶杯，沉默地站在落地窗前。窗外的雪花纷纷扬扬，仿佛时光倒流，将他的思绪带回了三十年前的那个暴雪夜。

小时候的兄弟俩经常在回家的路上玩捉迷藏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，天空中飘洒着小雪。冴本想快点回家，但他敌不过凛的执拗，答应凛陪他玩一次躲猫猫，玩好一次就要马上回家。

凛早就料定了哥哥一定会答应自己，笑着应好后便飞速地跑去找藏身处了，边跑边大喊，哥哥不准偷看，两分钟以后才能睁眼。

凛跑到附近的公园，他其实早就物色好了一个绝妙的藏身处。公园里有一颗巨大的榕树，树洞刚好能够容纳下他这个年纪的孩子的身量。他钻进了树洞，静静等待着倒计时的结束。

两分钟的倒计时很快过去，冴开始寻找起负责躲的弟弟。凛抱着膝盖躲在树洞里得意地笑起来，他笃定哥哥没法在短时间内找到这。

突然，天空中飘起了细密的雪花，小雪变得猛烈起来，风呼啸着在耳畔回荡。随着雪花的增多，大地迅速被白雪覆盖，仿佛铺上了一层银白色的绒毯。

雪势愈发猛烈起来，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。树洞周围的积雪迅速增多，凛渐渐意识到情况不妙。他在树洞里呼喊哥哥的名字，但风雪的声音淹没了他的呼唤。树洞渐渐被白雪填满，一层薄薄的雪花也悄然堆积在凛的身上。寒意透过厚实的雪层传来，让凛的身体开始颤抖。

凛试图从树洞中爬出来，但是积雪的重量使他举步维艰。凛从未像现在一样感到自己离死亡如此接近，时间仿佛凝固在了这片白茫茫的冰雪之中。他感觉自己身上的体温在一点点流逝，双眼已经无力睁开。

在凛即将放弃希望之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划破了呼啸的风雪声。冴的声音仿佛这白茫茫的世界中唯一的一道光，穿透了漫天风雪，给予了凛一丝温暖。

冴隔着厚厚的积雪呼唤着弟弟的名字：“凛，坚持住。”他顾不上寒冷，用双手不停地刨开树洞口厚厚的积雪，一片刺目的白色之下渐渐露出凛那张惊魂未定的面孔。

“凛，没事了。”冴把冻红了的手往衣服上擦了擦，稍微捂热一点后，将凛从雪堆中搀扶了出来。凛和冴紧紧相拥，仿佛要把对方揉进自己身体里一样，感受着对方的体温。

“对不起，哥哥……”凛气若游丝地伏在哥哥肩头，他知道自己一定让哥哥担心了，随后扯出了一个勉强的微笑，“我好怕啊，怕再也见不到哥哥了。幸好哥哥找到我了。”

冴抚摸着弟弟圆滚滚的脑袋，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，只是将凛拥得更紧：“别害怕，无论你躲到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的。”

4.

在糸师冴遗忘了糸师凛的那一刻，凛感到自己内心的堡垒在一点一点崩塌。凛像一个迷失在黑暗中的孩子，四处奔走，莽撞地想要寻找一丝曙光，却只能在黑暗中撞个头破血流。

凛看着曾经帅气又强大的哥哥在病魔的侵袭下渐渐失去了自我，只余空洞而无助的目光。凛每每望向冴，内心就涌起一阵无法抑制的苦涩，这股苦涩日积月累，终于促使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

雪花纷飞，寒风肆虐，同三十年前那难得一遇的暴雪天一样，仿佛一个轮回，预示着一场黯然告别。凛带着哥哥来到了曾经差点令自己丧命的树洞。这棵老榆树并没有被砍伐，而是越长越大，曾经小小的树洞如今容纳两个成年男子也绰绰有余，宛如岁月的见证者。它永恒地屹立在那里，静静地等待着两位曾经在它的怀抱中留下过深刻回忆的兄弟。

凛与冴相互依偎着坐在树洞内，看着洞外的雪花迅速堆积着。他们的身影在树洞内投下模糊的影子，仿佛旧时光的残影。

凛将脑袋靠在哥哥肩头，伸出双手轻轻地拥住哥哥，感受着哥哥的体温，仿佛想将这一刻的温度永久地保存，他的唇紧贴着哥哥的耳朵，呢喃细语道：“来年春天，冰雪消融，人们会发现我们相互依偎着长眠于此。哥哥，你害怕吗？”

迷茫了许久的冴，目光忽然清明了起来，眼神里透露出一种不舍与明悟。他仿佛回光返照，突然间认出了凛。冴的眉眼蓦地变得生动起来，挂上了一丝温柔的笑容，嘴角微启，说出了这辈子最后一句话：“凛，我爱你。”

凛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，随即露出了释怀的微笑。他低下头在冴的唇角印下缱绻的一吻。

吻毕，冴便闭上了双眼，宛如沉睡的天使。凛不禁眼眶湿润，紧紧地搂住了怀中的哥哥，看着洞外细密的雪花飞速落下，渐渐地将最后一丝光亮隔绝于眼前。

他们相拥着踏上了一段没有悲伤、没有遗憾的永恒旅程。

END.

后记：

这是一篇因为我村暴雪导致我宅家三天无法出门的报复社会之作。灵感源于我在网络安全课上和朋友的对话。当时雪突然下特别快，我对我朋友说，你看这雪下得又快又密，如果我现在往雪地里一躺，你觉得我多久会被完全埋进去？当时的我还不知道，这场雪是我们村几十年难得一遇的暴雪。当晚地铁就停运了，第二天我没法出门半步，家里弹尽粮绝，我连吃了两天速冻水饺。当晚我就有了这个脑洞，这社我是非报不可了！本来想作为圣诞贺文发出来的，不过由于我拖延所以现在才铲完。

本来打算展开叙述一下凛为什么选择和哥哥一起殉情的，但我想了想觉得在文里解释这点稍显多余。凛一方面不想让哥哥继续痛苦下去，一方面不想独自一人面对没有哥哥的余生，所以才做了这个决定。他认为哥哥一定会支持他的这个决定。然而在真正要面对死亡的那一刻，他又变得不笃定起来，所以才有了那句问哥哥会不会害怕。如果哥哥回答是，他会马上折返。其实哥哥这时候已经神智不清了，凛没有期待能够得到哥哥的回应，如果哥哥不回应，那么他就会按着自己的私心继续下去。索性哥哥突然清醒了，最后的那句我爱你就是对凛一切行为的理解和支持，以及最深情的告别。

谢谢各位看到这里！希望大家看得开心！当咪咕厨子以来一直在写沙雕小凛小冴，第一次给凛冴发刀子，所以有点忐忑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响。也欢迎大家多多给我反馈。爱你们！​​​